

许地山选集

福建文艺出版社



徐迺翔 徐明旭 编选

许地山选集

海峡文艺出版社

许地山选集

徐迺翔 徐明旭 编选

*

海峡文艺出版社出版

(福州得贵巷27号)

福建省新华书店发行

福建新华印刷厂印刷

开本850×1168毫米 1/32 26印张 6插页 620千字

1985年6月第1版

1985年6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150

书号：10368·4 定价：4.80元

编者的话

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许地山是一位有卓越成就与广泛影响的作家。他的创作在“五四”以来的现实主义洪流中，以奇异的浪漫色彩和神秘的宗教玄想，引人注目。他的处女作《命命鸟》，一发表就引起了轰动。剖析严酷的现实和虚幻的出世思想，平民主义和宗教色彩，浪漫风格和现实手法，在他的作品里纠结在一起。他终其一生在探索着人生问题和救国道路。他数十万言的作品，形象地记录了他在黑暗中彷徨、摸索与前进的艰苦历程。他无疑是一位正直的民主主义战士和坚强的爱国主义者。他的创作是有特色的，独树一帜的，对中国现代文学是有重要贡献的。出版他的选集是很有意义的。

在他逝世后的四十多年里，国内外出版过多种许地山选集。因此，当我们接受了新编一本《许地山选集》的任务时，就面临一个颇为棘手的问题：如何编选出新的特色来？

我们从以下几个方面进行了努力——

许地山一生的文学创作，数量不算很多，但他对各种体裁都饶有兴趣。除了为人们所熟悉的久负盛名的小说、散文外，他还写过杂文、诗歌、戏剧、童话、游记等。过去的选本主要选录了他的小说与散文作品，至多扩大到戏剧和童话，对于杂文与诗歌等作，一般很少注意。我们这个选本尽可能选录他的各种体裁的作品，力求做到兼收并蓄。本书囊括了许地山的大部分创作，可

以说是各种选本中较完备的一个。这不是为了标新立异。我们认为，要全面了解一个作家，特别是他的创作道路与艺术风格，必须从多方面进行综合研究。将各种体裁的作品放在一起比较、分析，才能从中得出合乎实际的结论。

我们还注意选录过去被人们所忽视的，以及近年来新发现的作品与资料。例如许地山的杂文，过去的选本至多选录他晚年在香港写的个别篇章（之所以选录这些篇章，可能因为它们被编入了小说集《危巢坠简》，亦即是说，编者是把它们当作小说看待的），至于他早期与中期的杂文，特别是1920年发表于《新社会》旬刊上的一批杂感，均未见收录（可能因为《新社会》旬刊十分罕见，亦可能因为编者不打算选录杂文）。本书从中选录了若干篇章，这对于了解作家“五四”时期的思想与创作，是会有帮助的。他的新诗及文艺短论、作品序文也有类似的情况。此外，有些作品是近年来才公诸于世的，象《〈落华生舌〉弁言》、《一九二一年十月二十三夜》和许地山的旅印家书，对于了解作家的生平与个性都有一定的参考价值。而《窥园先生诗传》则从未发表过，弥足珍贵，其文史价值，更不容忽视。许地山一生还写了相当数量的学术论著，本书也选录了几篇，作为读者深入理解作家思想与创作的辅助资料。

在作品的编排分类上，我们充分尊重作家生前自编的专集，尽可能保留这些专集的完整性。例如把属于序跋类的《〈空山灵雨〉弁言》，诗歌类的《心有事》、《七宝池上底乡思》，以及许多接近散文诗的篇什，仍保留在散文专辑里，使《空山灵雨》保持原有面貌。又如《海世间》与《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实际上是童话与回忆性散文，作家生前将其编入小说集《缀网劳蛛》，我们也就将其归入小说专辑，以保持《缀网劳蛛》的原有面貌。对于作家逝世后由他人编辑的小说集《危巢坠简》中的个别作品，我们则作了适当调整。例如《危巢坠简》与

《无法投递之邮件》两文，按其体裁收录于杂文专辑。

许地山的文学创作虽不很多，但内容丰富、复杂，风格多样、独特，历来研究者的看法很不一致，有的甚至大相径庭、尖锐对立，至今尚无定论。例如对他“五四”时期的创作，杨刚认为虽有从人道主义、平民主义出发，揭露黑暗、反抗现实的一面，终因深受宗教思想影响，虚无主义与宿命论的倾向十分严重，宣扬了“妥协主义”，艺术上则表现为消极浪漫主义，基本上是“不健康的”。而王文英、朱立元则认为它虽受宗教思想影响，有虚无主义、宿命论的因素，但主流与基调是人道主义与平民主义，艺术上则表现为现实主义，总的来说是“积极向上的”、“健康、进步的”。（引文均见本书附录中有关论文）如何全面、公正、深刻地评价许地山，还有待于学术界进一步的努力。因此，我们放弃了为本书撰写一篇导言性质的序文的计划，而在书末选录了一组各时代的研究者有代表性的论文与有关人士的回忆作附录，供读者欣赏与研究时参考。

我们在上述几方面的考虑与安排是否得当，请广大读者评议。

本书在编选过程中，曾经得到许多同志的帮助，特别是许地山的夫人周俟松同志给予热情支持，提供珍贵的佚作、照片与墨迹，以及《许地山年表》等资料，在此一并感谢。

由于水平与时间有限，本书缺点在所难免，我们真诚祈望读者批评指正。

徐遁翔 徐明旭

1982年12月

目 录

编者的话

第一辑 小说

命命鸟.....	(3)
商人妇.....	(19)
换巢鸾凤.....	(34)
黄昏后.....	(59)
√ 缀网劳蛛.....	(71)
无法投递之邮件.....	(90)
海世间.....	(104)
海角底孤星.....	(107)
醍醐天女.....	(112)
枯杨生花.....	(118)
读《芝兰与茉莉》因而想及我底祖母.....	(135)
慕.....	(148)
在费总理底客厅里.....	(152)
三博士.....	(161)
街头巷尾之伦理.....	(170)

归途·····	(175)
解放者·····	(185)
无忧花·····	(197)
东野先生·····	(208)
女儿心·····	(246)
人非人·····	(281)
└ 春桃·····	(296)
铁鱼底鳃·····	(316)

第二辑 散文、杂文、游记

《空山灵雨》弁言·····	(331)
心有事（开卷的歌声）·····	(332)
蝉·····	(333)
蛇·····	(334)
笑·····	(335)
三迁·····	(337)
香·····	(338)
愿·····	(339)
山响·····	(341)
愚妇人·····	(342)
蜜蜂和农人·····	(344)
“小俄罗斯”底兵·····	(346)
爱底痛苦·····	(347)
信仰底哀伤·····	(349)
暗途·····	(331)

你为什么不来.....	(353)
海.....	(355)
梨花.....	(356)
难解决的问题.....	(357)
爱就是刑罚.....	(359)
债.....	(361)
瞰将出兮东方.....	(364)
鬼赞.....	(366)
万物之母.....	(368)
春底林野.....	(371)
花香雾气中底梦.....	(373)
酴蘼.....	(375)
七宝池上底乡思.....	(378)
银翎底使命.....	(382)
美底牢狱.....	(384)
补破衣底老妇人.....	(386)
光底死.....	(388)
再会.....	(389)
桥边.....	(391)
头发.....	(393)
疲倦的母亲.....	(395)
处女底恐怖.....	(396)
我想.....	(399)
乡曲底狂言.....	(401)
生.....	(403)
公理战胜.....	(404)
面具.....	(406)

落花生·····	(407)
别话·····	(409)
爱流沙涨·····	(412)
女子底服饰·····	(415)
强奸·····	(420)
十九世纪两大社会学家底女子观·····	(424)
劳动底究竟·····	(428)
劳动底威仪·····	(433)
“五一”与“五四”·····	(440)
“五七”纪念与人类·····	(443)
创作底三宝和鉴赏底四依·····	(445)
《解放者》弁言·····	(448)
造成伟大民族底条件	
——对北京大学学生讲·····	(450)
英雄造时势与时势造英雄·····	(459)
《硬汉》序·····	(464)
七七感言·····	(466)
一封公开的信·····	(469)
国庆日所立底愿望·····	(472)
今天·····	(475)
谈《菜根谈》·····	(478)
论“反新式风花雪月”·····	(480)
无法投递之邮件·····	(484)
危巢坠简·····	(488)
上景山·····	(491)

先农坛.....	(495)
忆卢沟桥.....	(498)

第三辑 诗歌、戏剧、童话及其它

《落华生舌》弁言.....	(505)
一九二一年一月二十三夜.....	(506)
女人我很爱你.....	(508)
看我.....	(511)
情书.....	(512)
邮筒.....	(513)
做诗.....	(514)
月泪.....	(515)
牛津大学公园早行.....	(516)
我底病人.....	(517)

狐仙.....	(520)
女国士.....	(546)
凶手.....	(560)

萤灯.....	(590)
桃金娘.....	(603)

中国文字底命运.....	(612)
青年节对青年讲话.....	(618)
拼音字和象形字的比较.....	(624)

国粹与国学.....(630)

我的童年.....(647)

窥园先生诗传*.....(661)

旅印家书.....(672)

附录：回忆、评论、年表

我和许地山先生的因缘.....柳亚子(699)

对于许地山教授的一个回忆.....张祝龄(702)

敬悼许地山先生.....郁达夫(705)

《许地山选集》序.....郑振铎(708)

随地山台湾行.....周侯松(712)

许地山先生的家世及其他.....吴锦廉、姚春树(717)

回忆许地山*.....周侯松(721)

《命命鸟》的批评.....成仿吾(727)

论落华生.....沈从文(733)

落华生论.....茅盾(736)

落华生小品序.....阿英(746)

《许地山选集》序.....杨刚(749)

论许地山.....薛绥之(756)

略论许地山的创作.....王文英、朱立元(767)

许地山简论

——纪念许地山先生逝世四十周年.....徐明旭(786)

许地山年表.....周侯松(809)

第 一 輯

小 說

命 命 鸟

敏明坐在席上，手里拿着一本《八大人觉经》，流水似地念着。她的席在东边的窗下，早晨底日光射在她脸上，照得她的身体全然变成黄金的颜色。她不理睬日光晒着她，却不歇地抬头去瞧壁上的時計，如象等什么人来的似的。

那所屋子是佛教青年会的法轮学校。地上满铺了日本花席，八九张矮小的几子横在两边的窗下。壁上挂的都是释迦应化的事迹，当中悬着一个卐字徽章和一个時計。一进门就知那是佛教的经堂。

敏明那天来得早一点，所以屋里还没有人。她把各样功课念过几遍，瞧壁上的時計正指着六点一刻。她用手挡住眉头，望着窗外低声地说：“这时候还不来上学，莫不是还没有起床？”

敏明所等的是一位男同学加陵。他们是七八年的老同学，年纪也是一般大。他们的感情非常的好，就是新来的同学也可以瞧得出来。

“铿锵……铿锵……”一辆电车循着铁轨从北而来，驶到学校门口停了一会。一个十五六岁的美男子从车上跳下来。他的头上包着一条苹果绿的丝巾；上身穿着一件雪白的短褂；下身围着一一条紫色的丝裙；脚下踏着一双芒鞋，俨然是一位缅甸的世家子弟。这男子走进院里，脚下的芒鞋拖得拍答拍答地响。那声音传到屋里，好象告诉敏明说：“加陵来了！”

敏明早已瞧见他，等他走近窗下，就含笑对他说：“哼哼，加陵！请你的早安。你来得算早，现在才六点一刻咧。”加陵回答说：“你不要讥消我，我还以为我是第一早的。”他一面说一面把芒鞋脱掉，放在门边，赤着脚走到敏明跟前坐下。

加陵说：“昨晚上父亲给我说了好些故事，到十二点才让我去睡，所以早晨起得晚一点。你约我早来，到底有什么事？”敏明说：“我要向你辞行。”加陵一听这话，眼睛立刻瞪起来，显出很惊讶的模样，说：“什么？你要往那里去？”敏明红着眼眶回答说：“我的父亲说我年纪大了，书也念够了；过几天可以跟着他专心当戏子去，不必再象从前念几天唱几天那么劳碌。我现在就要退学，后天将要跟他上普朗去。”加陵说：“你愿意跟他去吗？”敏明回答说：“我为什么不愿意？我家以演剧为职业是你所知道的。我父亲虽是一个很有名、很能赚钱的俳优，但这几年间他的身体渐渐软弱起来，手足有点不灵活，所以他愿意我和他一块儿排演。我在这事上很有长处，也乐得顺从他的命令。”加陵说：“那么，我对于你的意思就没有挽回的余地了。”敏明说：“请你不必为这事纳闷。我们的离别必不能长久的。仰光是一所大城，我父亲和我必要常在这里演戏。有时到乡村去，也不过三两个星期就回来。这次到普朗去，也是要在哪里耽搁八九天。请你放心，……”

加陵听得出神，不提防外边早有五六个孩子进来。有一个顽皮的孩子跑到他们的跟前说：“请‘玫瑰’和‘蜜蜂’的早安。”他又笑着对敏明说：“‘玫瑰’花里的甘露流出来咧。”——他瞧见敏明脸上有一点泪痕，所以这样说。西边一个孩子接着说：“对呀！怪不得‘蜜蜂’舍不得离开她。”加陵起身要追那孩子，被敏明拦住。她说：“别和他们胡闹。我们还是说我们的罢。”加陵坐下，敏明就接着说：“我想你不久也得转入高等学校，盼望你在

念书的时候要忘了我，在休息的时候要记念我。”加陵说：“我决不会把你忘了。你若是过十天不回来，或者我会到普朗去找你。”敏明说：“不必如此。我过几天准能回来。”

说的时候，一位三十多岁的教师由南边的门进来。孩子们都起立向他行礼。教师蹲在席上，回头向加陵说：“加陵，昙摩婢和尚叫你早晨和他出去乞食。现在六点半了，你快去罢。”加陵听了这话，立刻走到门边，把芒鞋放在屋角的架上，随手拿了一把油伞就要出门。教师对他说：“九点钟就得回来。”加陵答应一声就去了。

加陵回来，敏明已经不在她的席上。加陵心里很是难过，脸上却不露出什么不安的颜色。他坐在席上，仍然念他的书。晌午的时候，那位教师说：“加陵，早晨你走得累了，下午给你半天假。”加陵一面谢过教师，一面检点他的文具，慢慢地走回家去。

加陵回到家里，他父亲婆多瓦底正在屋里嚼槟榔。一见加陵进来，忙把沫红唾出，问道：“下午放假么？”加陵说：“不是。是先生给我的假。因为早晨我跟昙摩婢和尚出去乞食，先生说我太累，所以给我半天假。”他父亲说：“哦，昙摩婢在道上曾告诉你什么事情没有？”加陵答道：“他告诉我说：我的毕业期间快到了，他愿意我跟他当和尚去。他又说：这意思已经向父亲提过了。父亲啊，他实在向你提过这话么？”婆多瓦底说：“不错，他曾向我提过。我也很愿意你跟他去。不知道你怎样打算？”加陵说：“我现时有点不愿意。再过十五六年，或者能够从他。我想再入高等学校念书，盼望在其中可以得着一点西洋的学问。”他父亲诧异说：“西洋的学问！啊！我的儿，你想差了。西洋的学问不是好东西，是毒药哟。你若是有了那种学问，你就要藐视佛法了。你试瞧瞧在这里的西洋人，多半是干些杀人